家禮源流七

喪禮 虞祭 居喪雜儀

共九

口 12
1171
7

喪禮

虞祭 士虞禮註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返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

葬之日日中而虞 士虞註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再虞三虞皆質明蹄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云日中而行虞事也再虞三虞皆質明者以朝無葬事故日中而行虞事

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 丘氏曰所館行禮恐寓他人宅舍未必皆寬敞及哭泣於他宅俗人所忌若經宿以上預先用蓬藁搆屋度寬可行禮似為簡便

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口 12 1171 7

朱子曰未奠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乎拜賓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大全答嚴時亨書曰喪禮自奠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衰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賓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賓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主人以下皆沐浴

或已脫不暇即畧自澡潔可也士虞記沐浴不櫛註不櫛未在於飾

雜記凡喪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雜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儀節同本註

執事者陳器具饌士虞禮實執事者如吊服皆即位于門外註實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

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註

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疏曰吉禮鼎鑊皆在門東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音措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于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東茅聚沙於香案前備要或用

擬若日昏則具饌如朝奠河西曰或朝上有朔日字朝恐朔字下同○按具饌如朝奠云則只有蔬果脯醢而無所謂魚肉炙肝麵米食羹飯矣然則於陳器條既有設匙箸之文而無羹飯可乎此河西所以欲改以朔字讀也宜從丘氏儀節具饌設饌如吉祭之式

陳於堂門外之東 集說 陳器同本註但盆帨若所錯行禮則不必備但得一可也

○具饌於靈座前卓子上近靈前一行設魁箸當中近內設酒盞在匙箸西醋楪在東羹在醋楪東飯在酒盞西次二行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脯醢次四行設果實又於卓子前置一卓以盛牲俎○ 盆按曰按此據禮陳設耳若夫舍卒之際即用世俗所設卓面似亦簡便況乃死者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 備要 虞祭之具盥盆二一具葦一無葦帨巾二一具架一無架卓子二一設注及盤盞者一置祝版者大床一所以陳饌者酒瓶一并架酒注一酒盞二具盤火爐一具筯湯瓶合祝版上)香案燭一雙具葦魁箸肉魚麵果蔬菜二香爐見上)香盒(以上各一楪)食米食(以上各一楪)飯各一椀炙肝醋以暖祭饌皆令極熱以羹在東大床上餘同本註 羹煮一盛許長八寸)熾炭於置堂門外東大床上餘同本註

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

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 集說 按士虞禮曰主人倚杖入註云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又按喪禮男位於東女位於西而今曰倚杖西序者何也禮居喪升降不由作階故致位於東而升降則由西階其倚杖於西序者以此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

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

降神

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洗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 備要 立於主人之右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

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備要主人及執事者皆跪執注者授注主人
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
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
按家禮虞卒哭大小祥禫并無祭神之文只於祔祭有之而其下註特言祭祖考妣則其於新主無祭神之禮明矣意者三年之內孝子常居其側故無可祭之義只入哭盡哀而已丘氏補入恐非家禮本意

祝進饌

執事者佐之其設之序如朝奠備要以盤奉魚肉炙肝麪食米食羹飯從升至靈座前肉奠于盤盞之南麪食奠于肉西魚奠于醋楪之南米食奠于魚東即二行空處羹飯奠于盤盞之西

初獻

主人進詣注于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
靈座前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於卓
子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備要執事者隨之北向立
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
東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
備要乃啓飯盖置其南特牲饋食禮洗爵奠于鉶南遂啓會卻于敦南註卻仰也△主人俯伏興猶退跪以下皆跪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士喪禮註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
西向跪讀之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
夜處哀慕不寧士虞禮註不寧猶不安也謹以潔牲柔毛粢盛

祔祭祝

曲禮註祭祀之飯謂之饌盛豐潔也齊酒醴猶體也齊酒朱子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酌量節作者謂之齊

哀薦祫事 士虞疏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祖今始虞而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為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

版於案主人哭 儀節以下皆哭小頃再拜復位哭止牲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 續食禮註庶衆也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周禮天官註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賈氏曰下大夫有腳臚脫此出於牲者也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鴽此出於禽獸者也王氏曰國君庶羞內則所載者三十一物自牛脩鹿脯至於葱渫是已

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 備要祝文註祔同本註祔祭祔父則此祭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祔孫某官祔曾祖妣某封某氏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哀薦祔事于顯妣某封某氏尚饗○父告子夫告妻告傍親(并見上題主祝)按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見上立喪主條)○再虞云再虞三虞云三虞卒哭云卒哭小祥云小祥大祥云大祥禫祭云禫祭○父告子云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告弟云悲痛無已至情如悲痛猥至情何可處兄告弟云何夫告妻云悲悼酸苦不自勝堪○小祥則夜處下有小心畏忌不情其身八字○告子告弟告妻并云為以○告兄則云薦此祫事告子告弟告妻并云陳此祫事○再虞云虞事三虞云成事卒哭同但其下云來日隮祔于禰其封某氏小祥云常事大祥云祥事禫祭云禫事

亞獻

主婦為之 儀節若主婦行禮不跪不俯伏立傾酒于地○沙溪按婦人不跪不俯與古禮不同更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 沙溪按家禮主婦謂此者之詳之

妻三年之內凡言主婦者似皆指亡者之妻而但
橫渠云東酌饗尊西酌墨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毋
子共事以此觀之初喪則亡者之妻當為主婦
虞附以後凡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更詳之

終獻

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為之禮如亞獻

侑食 禮器註侑者勸尸為飲食之進 ○ 士喪註食而勸侑禮之勤也

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 備要按凡祭侑食 節○沙溪

俱有捧匙正筯之文而家禮虞卒哭祔練祥禫祭
并無之儀節亦無未知何也○ 鄭道可問侑食下
只有添酒之說無扱匙正筯之文窃恐此時主人
匙迷禮文不遑盡備故扱匙正筯直在進饌之初
侑食只令執事者添酒而已否退溪荅
曰恐扱匙正筯在進饌之初此說是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 月令註門戶之蔽以木曰闔 士虞禮贊闔牖戶註鬼神尚

居幽闇或者遠人乎

主人立於門東西向畢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
主婦立於門西東向畢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
他所如食間 記如食間註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疏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 ○ 丘氏曰若路遠於所館行禮恐不能備可畧去闔門啓門噫歆告利成四節

揚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 檀弓註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着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士虞記註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已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

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 曾子問註祝為噫歆之聲者三以警

動神聽乃告之也憲是歎恨聲歎者欲其歎享之義也

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備要國俗代以水

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士虞禮祝出戶西面告利成猶養也成猶畢也吉養禮畢也主人也利猶養也

也不言養禮畢於尸聞嫌疏以其虞主人東故祝西面對而告之若言養禮畢即於尸間嫌於尸中間有嫌諷尸聞而起也是以其下即以無尸廢此禮歟

主人而其實欲令尸云尸謖音縮此集說所以

匝之置故虞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備要祝文而焚祝揭

去之○集說或問本註有告利成一句其義何謂供養也今去之何說曰按曾子問註云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蓋古者祭祀有尸主人事尸禮畢則祝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以無尸廢此禮○集覽按孝孫之饋食禮疏曰祭禮畢孝孫徂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不言禮畢者禮畢於尸間之嫌無事若言禮畢即於尸間嫌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以此觀之所謂告利成雖告於尸聞而起也是以其下即以無尸廢此禮歟斂主

之後倣此留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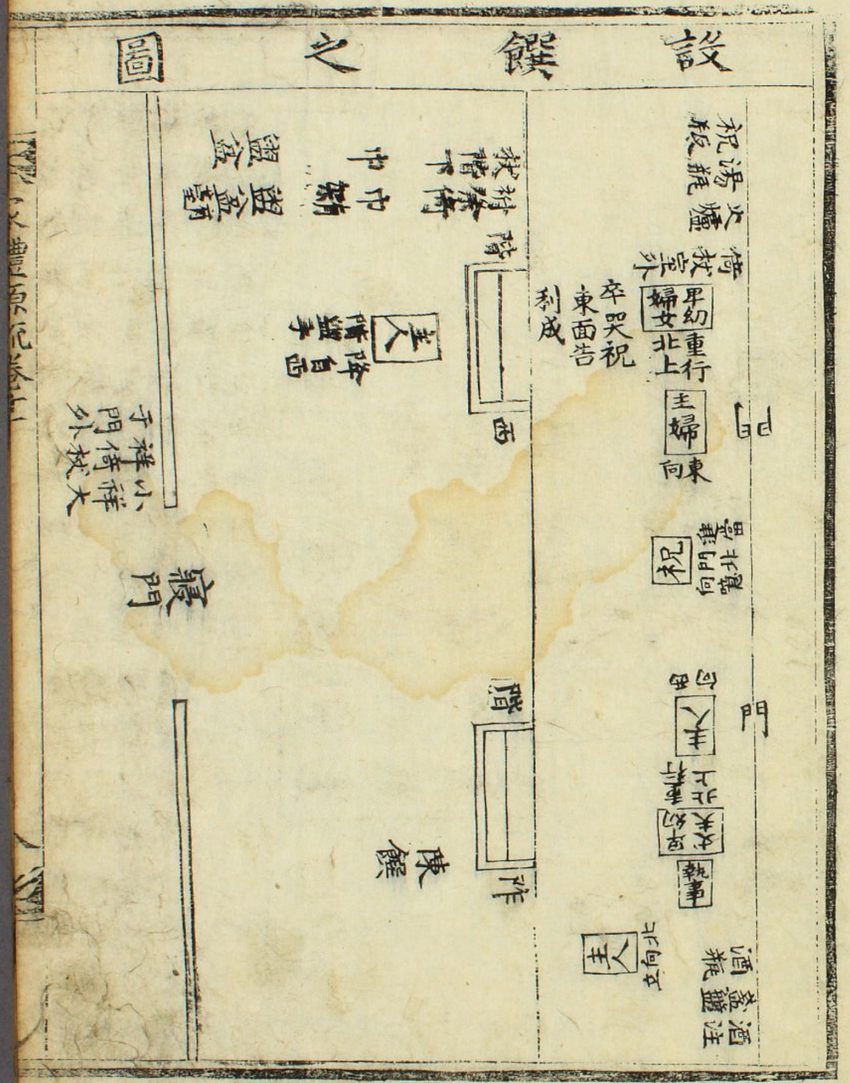
出就次虞祭而虞祭辭神再拜乃在斂主之後與吉祭先辭神後納主之儀不同不知有微意否退溪答曰未詳何意不敢臆說執事

者徹饌辭用禮生二人一通贊一引贊降神後補祭神○閾門無門下簾食頃點茶執事者進茶置匙筯旁辭神主人以下皆拜哀止焚祝文納主徹饌餘同本註○集說○盧氏曰虞祭於辭神下有云主人以下哭再拜而已別無祭拜之文今補入○鄭氏曰虞祭無祭神條儀節雖補入而乃在降神之後蓋既出主不可虛設必當拜而弔之則祭神宜居於祭神之前此只是主人行禮而主人

問大小祥卒哭辭神並如虞祭而虞祭辭神再拜乃在斂主之後與吉祭先辭神後納主之儀不同不知有微意否退溪答曰未詳何意不敢臆說執事

居於降神之前灌則所以為將獻而親享其神之始則降神宜居於祭神之後今欲先降後祭汝四時祭為之不知可否退溪答曰虞祭無祭神一節非闕漏也虞者祭之未吉者至卒哭而後謂之吉祭且祭者謁見之名當是時如事生前常侍之意行降神以見求陰故去祭神以見生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虞瓊山率意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病也當從朱子道可又問虞

設饌之圖


祝洗爵
祝酹酒
尸盥
侍者
男幼
婦女北上
重行
主婦
東向
卒哭祝
東面告
利成
祝
向門進當北
主人
北向立
主婦
亞獻
主人
終獻
主人降自西
主人降自西
祝
主人
拜
賓
賓
賓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儀節若路遠於所舘行禮必須三虞後至家埋之餘同本註○有俟實土將平壙鋪魂帛於內而埋之其實人家舊俗按今世屑處難得況此時神已移於主魂帛同柩而埋之可也○按二說不同然奉魂帛升車條別以箱盛之置帛後奉神主升車條魂帛箱在其後又祝曰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以此觀之主與幣不使遽離者恐有意思丘說似長

罷朝夕奠

朝夕哭哀至哭如初詳見上上食條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巳辛癸為柔日家禮始虞用柔日註癸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疏曰癸用丁亥是柔日癸始虞用柔日也又再虞皆如初註丁日癸則已日再虞疏曰以其後虞用剛日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已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于座祝辭改初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為異若墓遠途中遇柔日則亦於所舘行之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家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註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他用剛日陽也取其動也士則記曰葬者虞三月而卒哭祭者亦用剛日陽也士則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問有祭事者虞卒哭然則虞卒哭之他皆假設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

言之以虞卒哭已是剛日他祭在後故亦用剛日也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集說 曰按傳註天子九虞以九日為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為節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末世大夫僭用諸侯七虞之禮後世遂以人死之後每七日供佛飯僧言當見地府某王云吁古人七虞之說乃如此哉後世妄誕不足信也

虞節 若初虞未埋魂帛至祭畢埋之

檀弓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註祝先歸宿虞祭之尸宿讀為肅進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為尸禪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某甫是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

敖陳氏曰筵去聲也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始死小大斂朝夕朔月朝祖奠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以虞易奠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畢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擯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虞後比至於祔遇剉日而速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剉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剉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

沙溪按註說可

敖陳氏曰不忍一日離去聲也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始死小大斂朝夕朔月朝祖奠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以虞易奠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畢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擯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虞後比至於祔遇剉日而速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剉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剉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

起愚意所謂變而至吉祭者葬之謂也未葬前乃是凶禮既葬則以虞變葬奠又變而至於卒哭與祔則為吉祭矣此言其常非速葬變禮也

古崔氏說亦然姑記鄙見以備參考

虞而立尸有几筵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

飲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設几與巾相配也
○曲禮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程
伯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
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之類已與尸各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遺書)○
程叔子曰古者男為尸者故無女尸女為尸自周以來無可以為尸(遺書)○張子曰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理窟
○朱子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一語)
類用之問祭用尸古人用尸之意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去之方為禮者来古人用尸已去不可復用去之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饗其飲食也若立尸則為尸者既立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望神之降臨故饗其飲食鬼神豈復来享之如此

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来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考猶来享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来格也蓋速矣曰言今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況既是他親子孫則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着世鬼神之附着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着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上同)○或問又曰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上同)○
又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上同)○或問姚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上同)○問今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是每位皆有尸禮猶如此每獻第二位不知獻主人開元獻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三位不知酢主人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三位不知酢主人甚時○又曰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

併省了（上同）

雜記 重聲既虞而埋之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長遠士職卑禮數未伸於○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

曾子問 曰并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葬奪慕情之事奠奉養之事詳見三月葬條下○鄭注 問遭母喪遷父墓一時合葬母之初虞當并父之虞而行於墓次否抑反哭而父之虞亦當并行於正堂否迫溪曰禮虞則先重後輕今改葬當虞於幕所新葬反哭而虞

喪服小記 父母之喪借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不虞祔不為母設虞祔也葬父畢虞祔然後為母虞祔故云待後事○報赴葬者報

虞三月而後卒哭報當不得待三月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總小功服之輕者殤之後長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息輕而署於後也○退溪答人曰虞祭漸用吉禮著網巾似當而禮文無據蓋網巾出於後世故禮文不載耶但小記云總小功虞卒哭則免乃衰飾也虞卒哭去冠而用免者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虞不用網巾似無妨也

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前章言赴葬者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者皆免也

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

不報虞則除之

卒哭 賈氏曰卒哭者謂卒去廬中之哭惟有朝夕於作階下有時之哭張子曰卒去非常時之哭非不哭也

曰卒哭曰成事本註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本註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云 劉虞為吉祭比祔為喪祭也 虞禮疏卒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

并同虞祭唯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 鄉飲酒義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註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曰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禮運註祭必設玄酒其實不用之以酌○士虞水尊在酒西註卒哭有玄酒即吉也言水喪質○朱子曰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不經之甚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大全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虞祭唯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醫書平旦第一汲者為井華水

質明祝出主

同虞祭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

並同虞祭

主人主婦進饌

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

初獻

并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為異詞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来日隮（虞註隮升也今文為躋）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

朱子曰温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左盖得禮意（朱子答人曰高氏制儀無吉凶之辭温公云云高氏考古雖詳而實疎不若温公之慤實耳天全）

楊氏復曰高氏

禮祝進讀祝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哭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

亞獻終獻俻食闔門啓門辭神

並同虞祭唯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虞祭喪祭故西向告卒哭吉祭故東向告也○沙溪按儀禮卒哭經帶變麻受葛而家禮畧之今雖不能從古啓殯散垂者至是當還紱）

自是朝夕之問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儀禮鄭註卒哭不復饋食於下室）

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喪服傳疏屝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疏曰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為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為飯而食之不）

止朝夕一溢當以是為度飲水者祖虞後飲漿酪等故云飲水而已○備要按喪大記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喪服註受猶承也重服已除以輕服受之也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殺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衰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通解續

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上大夫之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卒哭成事祔皆少牢

喪服小記虞葬者虞三月而後卒哭註見上虞祭條

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配而諱其名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卒哭語辭

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棗栗主人舉倚廬之木杜之剪屏之除苫剪去戶旁兩扉屏之餘草也柱於牖使稍寬明也前不納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三升以下

之布麤疎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布相近故補成也葵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葵後以葛經易腰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

喪大記既葵主人踊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大夫士既葵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避也此禮之權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弁絰則國君亦弁絰也

祔檀弓註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士虞禮婦之喪祔則舅主之註謂凡適婦無婦則舅主之也

檀弓曰啟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啟

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啟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啟禮大全答王晉輔書曰孔子雖有善啟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啟也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語類問練而祔是否朱子曰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遮則須練而祔若如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臆菴曰小祥而祔本啟之禮而孔子善之然周人卒哭而祔後世相承故家禮亦不改而程子以為衰須三年而祔五禮儀特令大祥乃祔者其折衷於此歟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士虞禮沐浴揃

剪爪○汝楫按丘氏曰今只言其去纚之節而不言其還施之時至祔祭主人

以下沐浴櫛髮則此時似當用纚而無明文開元禮及杜氏說雖與古禮不同喪人當斂髮之義則似有據更詳之

器如卒哭唯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作階上大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退溪曰此所謂二人以上蓋由少以及多之稱也雜記曰男子祔于王父則以親者小記註親者謂舅所生母○雜記曰男子祔于王母則不配男子死而祔祖者其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廟見而死歸奠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

王父也蓋不言以某妃某氏耳饋食禮註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儀節具饌每位一卓又於香案裡置一卓上盛牲殽在祠堂則設一卓在西階上盛新主若在他所則設二卓在西階上一盛祖考妣櫝一盛新主櫝

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胡氏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雜記註吳氏曰內子即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之喪主只祔

在祖妣之傍此當為擾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退溪答人曰有子妻及喪畢別置他室或子室可也或問別室藏主之說先儒非之固依禮則既祔而主還几遂文而云也況所以云云者夫尚主祭如設酒果等時夫拜跪庭下而妻祔祖妣龕有所未安攽別室恐未為大失故耳如何如何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并同卒哭

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朱記祔杖不升於堂註見虞入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註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

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于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朱記若行禮於他所則跪告曰請主詣某所乃奉其櫝以

行置西階卓子上然○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後啓櫝請主就座

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喪節為牌位而祭畢則焚之○備要用紙榜）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

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叙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雖喪主主婦以下還迎

叙立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叙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後啓櫝請主就座

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亦如虞祭之儀

參神

在位者皆再拜參祖考妣

降神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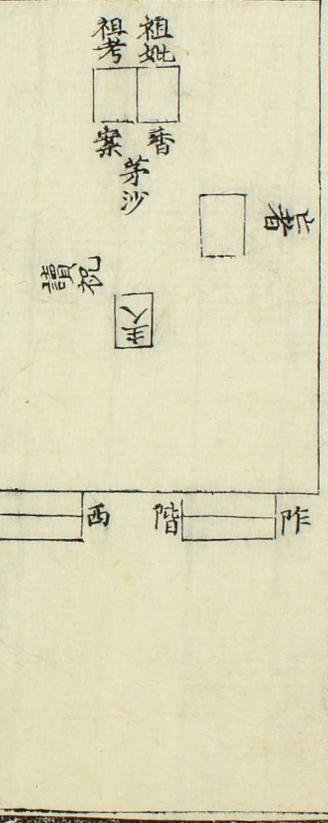
祝進饌

並同虞祭

初獻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
宗子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備要執事）
者啓飯蓋置其南祝執版（版日子前同卒哭祝版但）
立於主人之左東向跪
云孝子某（某）（備要）祔曰孝子某止適甫皇祖某甫以
隮祔爾孫某甫註稱孝者吉祭欲其祔
合兩告之疏曰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
死者合食故須兩告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
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兩告也
齊適（主也）于某考某官府君（某官府君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
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適于顯曾祖妣云告亡者祝哀薦祔事于先考
某官府君適于顯曾祖妣云○（鄭道可問祔祭當告于先妣之祖妣
云孝子某止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註稱孝者吉祭欲其祔
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祔於皇祖妣與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
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祝孝孫某云云）
而家禮只云孝子某妣歲節云孝子某適于顯曾祖妣鄙意大宗廟高曾祖禰神主未及改題今用曾孫曾祖等稱謂恐亦未安如何退溪答曰家禮豈不以此祭主於升祔先考先妣而設故只稱孝子耶雖未改題恐不可以曾祖妣為祖妣也皆所未詳
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備要祝立於主人之左南向跪）若宗子自為喪主則祝版同
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鄭寅曰某出繼從伯父後今遭本生母喪又遭所後父喪本母當祔於本母之祖妣則祖妣之主又在所繼之宗於祔祭某當以宗子主之祝版當書曰孝曾孫孤子某使再從弟孤哀子某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又於本母前曰從姪孤子某使再從弟孤哀子某薦祔事于從叔母某

祔祭于祠堂圖



封某氏適于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否與舍弟並告本毋而曰從姪使拜從弟云云情意未安退溪曰雖拯未安然舍此無他道理故實可作補謂只得如此

卑幼則宗子不拜 士虞禮 補孝子○ 退溪 補哀說見上有事則告註下祭條

補哀說見下禫祭條

士虞禮 卒哭補哀子卒哭以後祭補者喪禮 喪禮雜記

亞獻終獻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獻親賓為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為亞獻主婦為終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唯不讀祝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

祝奉主各還故處 士虞禮 反其廟註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廟之禮未聞以幣告之之說詳見作主條穀梁傳下而後還廟○士無主則練

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来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

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儀節若禮行於廳事則奉神主返祠堂主人送至祠堂納主訖後西階卓子上奉新主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遠遷則羣室皆

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補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補廟則又非愛禮存羊意本文此下云窃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斷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太廟之制左昭右穆與古○魏氏堂曰愚謂今太廟同則告祔當如古禮告祖品官庶人祠堂之制四龕并列一有遠遷則祧其高祖而曾祖入高祖之故室祖入曾祖之故室補入祖之故室空其補之故室以俟新者當從朱子之意告補為是故前卒哭祝文舊告祖考今改為顯考○退溪答盧寡悔曰今為同堂異室之制一新主入而羣主皆遷動獨告祖雖未安猶有存羊之意獨告補則與古違而今亦非宜如何如何且今人廬墓奠不返魂祔既失時至喪畢乃返而或都告羣主而入新主皆非禮也故愚意獨祔

於祖新主猶未入其龕且祔於祖龕或祖龕有非便則廟中別奉安羣主依舊在各龕及禫後時祭新主與羣主合祭畢還主之時祧遷與新主依禮入之則既不失祔祖之禮又不遺羣祖皆告之義恐兩全而可行也又曰龕以東西分昭穆既殊古又非今禰作此制恐多窒難行得罪於先王之典也

楊氏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朱子答陸子壽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暮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久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慎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取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天全)○又答書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專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禮之至也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云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卣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帝起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喻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窃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

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又未敢聞命擾禮小斂有席至禭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禭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已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大全）○大全胡伯量問士虞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啟開元禮啟和禮皆曰禫而祔伊川橫渠皆曰喪三年而祔溫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返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主於祔靈座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則既祔自當遷主於廟若復主于靈座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似文具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

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某向來卒哭後既失祔祭之禮不知練時可以權宜行之否朱子曰祔與遷是兩事卒哭而祔禮有明文遷廟則大戴記以為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又似可起若曰禫而後遷則大祥禫便合撤去几筵亦有未便記得橫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便寄去矣

禫 卒哭曰成事明日祔于祖父 孫祔祖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 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喪服小記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之牲 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 大夫祭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

其昭穆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諸祖父
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諸祖姑諸祖父之
妻也中間也若祖為國君若無兄弟亦祔宗族之疏者已無
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
之妾亦以昭穆也○語類朱子曰祖為諸侯既不
可祔則間一而上祔于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如魯
昭公冠于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

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卑孫不可稱尊祖孫貴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妾
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上言已則卑一以上而祔
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
祔於適祖姑女君謂適祖姑也○婦祔於祖姑
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或有二祖也親者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恐亦是幸
哭之祔差親者是妾祖姑婦却是嫡婦妾祖姑祭
於孫止婦乃傳重入廟者豈可以混於彼乎朱子
曰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

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蓋舍此杜撰不得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
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疏曰此謂始
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來仕而無廟
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唯宗子去國以廟從
註見
虞祭

雜記 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
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祖為士孫為大

夫可以祔於祖之為士若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
祔於祖之大夫者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
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祔於高祖之
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為
士也王父母在亦然者孫死合祔於祖今祖尚存
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中一以上而祔與

此義同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註見首條下）○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故也註見上小記下）○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攝女君之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自主若練祥則其子主之不攝女君之妾君不主之○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孫之附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附於祖疏曰王父雖未練無廟孫得附於祖其孫就王父所附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有父母之喪齒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功衰見上此言居父母喪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附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李按已是曾祖之嫡與小功兄弟同曾祖之嫡孫為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嫡孫則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大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而練冠而祔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尊神之不以名呼）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示未成婦也（註見婚禮條下）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暮而小祥（小記註小祥之祭乃孝子曰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 通典鄭玄云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射慈云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喪遇閏月議東晉謝攸孔粲議按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建平王宏謂邁之議閏月○集傳十丘邁之議議不可準據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禫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月在周內故也鄧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明次閏九月為後九月名既不鄧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北太常巫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周月為議而閏已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月為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月而不祥

之後得為前喪
行練祥之祭也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主人率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率衆婦女滌釜鼎
具祭饌他皆如卒哭之禮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
練服為冠 集覽 按喪服疏既練練布為冠以此觀
之所謂練服之服恐當從布字讀五禮
儀引此條 亦作布 去首絰負版辟領衰 集覽 按儀禮禮記
亦作布 通典開元禮等書并無小祥去衰負版辟領之文
而朱子家禮從温公書儀去之從俗禮也今依古
禮不去衰負版辟領未為不可然此已經温公朱子而未之改焉後人遵而行之亦可也婦人

截長裾不令曳地應服暮者改吉服然猶畫其月
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唯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
而除 禮記 註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
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父在
為母有所屈以三年之變而斷於暮者其情猶可
伸 ○ 温公曰家禮於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
練服為冠而不言去首絰負版辟領又曰去首絰負版辟領
衰而不言別有所製今考之顏書練溫熟絲也意
其以練熟之布為冠古人目其兩
服遂以為小祥之稱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
右縫所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
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
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註謂三年喪練後之衰
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
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腰帶繩屨註練衣
中衣之麻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為腰經也繩屨用
麻繩為屨也又小記曰練皆腰絰杖繩屨仐擬冠

別為練其制繩武條屬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麤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絰用葛為之麻屨用麻繩為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又按溫公言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蓋不復別有所製唯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絰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舊裙不令曳地意古禮以小祥為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趨為練服如右及據婦人服制亦用稍麤熟麻布為之庶稱練之名云○

（小祥之具）冠如初喪之制但用稍麤熟麻布為之衰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按圖式練除受服圖中衣及冠以練為之衰裳以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七升布也大功布也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儀禮則元無用練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也今依圖式冠與中衣練之而衰裳則以大功七升布改製而不練恐無違於古禮而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相合矣然橫渠用練之說圖式引之而不以為非家禮亦謂大功用熟布小祥換練布則雖并練衰裳亦不為無據未知如何○

按儀禮卒哭脫絰帶註變麻受之以葛家禮卒哭無變麻之節小祥亦無變帶之文丘氏用古禮意小祥腰絰以葛為之（顏或熟麻亦可）葛帶三重四脫（見問傳及圖式）絞帶按圖式斬衰絞帶麤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為之今從家禮雖無麤變而練時若用古禮腰絰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婦人同履用繩麻為之杖曰竹削熟麻布為之首絰以葛為之腰絰除之○用長裙之制則截之

楊氏復曰按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帶

脫首絰不脫帶註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脫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疏男子既葵首絰腰帶俱變男子陽多變婦人既葵直變首絰不變帶故云少變也◑男子重首婦人重腰說見下間傳註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絰帶之文此為踈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

經為正張子曰小祥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鮑齋黃氏曰練再受服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葵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又曰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衲凡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為最重斬衰也七升布為衰裳後練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八升女子服麤至葵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既葵後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

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橫渠在前而橫渠又曰練衣必鍛鍊大功之布以為衣故言功衰而衰故通謂之功衰之上也以其著衰於上故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為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儀禮續

退溪答人曰家禮於期只練布為冠不別有功衰乃古今損益之宜頃年迮議國恤於練亦不別制服為定令當遵依練中衣則依示新制為當又曰既以練為冠武纓自當以漚麻為之頭巾亦當用練不可獨仍生布也優依揚說受以繩優合於漸發之意也◑又答盧寡悔曰

練服升數有殺當為別製往年廷議詳考古今禮文而歸定於不別製恐此等事當以吾從周之義處之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并同卒哭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虞疏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與脊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来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

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祝止之

降神

如卒哭

三獻

如卒哭之儀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凤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柔盛醴齊薦此常事（士虞禮薦此常事註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也曾子問薦其常事註薦其歲之常事也又常為祥既以虞附之祭是其常事也）

尚饗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皆如卒哭之儀（清要補徹饌）

止朝夕哭

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喪大記 大夫士朔日歸哭見下 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雖已除服猶哭盡哀 雜記 疏不以殺禮而待新吊之賓也 然後叙拜 凡筵似合情禮退溪答曰至當至當或問目小祥止朝夕哭之文并與上食時哭臨而廢之恐未可也退溪曰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今欲以已意行之亦恐未安古之篤孝一節人或有如此若知禮君子自當依禮盡誠而行之恐未宜特出踰禮之行以徇情而摒俗也 沙溪按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哭于宗室蓋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無哭為大夫士者至小祥各歸其宮今朝夕上食三年不廢則庶子當如適子終喪在殯宮也○又按小祥後雖止朝夕哭至於上食則當有哭泣之節退溪以為不當哭可疑近世諸先生皆謂既為祭不可不哭

始食菜果

喪服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註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堅潔謂堊室也素猶古也謂復平生時食也蔬常時食者專擾米飯而言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吊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退溪答鄭愚壽曰小祥後中恒服恐不得輒去衰服入于本生凡遣前則亦難以衰服往來本生喪時在途及廬

家語 子貢問練而床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季康子練而無衰子游曰練服而可以除衰子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喪服小記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將欲小祥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則亦必同小祥之制有司執事者去杖致敬也）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練時除服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練雖同時并舉然祭非為練設）

雜記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吊（此言父母為期）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奠而后祭（將祭小祥大祥祭也乃是異宮兄弟之喪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以有兄弟之喪故畧威儀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時而行父母喪祭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酳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主人之酳齊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酳主人主人受酳則賓亦啐之齊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也）凡侍祭喪禮之人也（侍祭喪謂相喪祭禮者但告賓祭畢則食之此謂脯醢也）而不食（若吉祭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之禮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曾子問 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不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退溪曰吾東方喪記毀廢世俗例於送奠祥祭之日

問傳 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寢有席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男子除首婦人除帶也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易要絰婦人易首絰此易輕者

檀弓 練練衣黃裏縓緣 疏小祥而着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以練為中衣衣黃裏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裏而已縓淺絳色緣中衣領及裾之緣也○

語類 朱子曰縓淺絳色把素色為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凶矣○問緇以緇練服緇是絳色練服是喪服如何用絳色為緇朱子曰便是不可曉

葛要絰繩屨無約 小祥也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之葛要絰繩屨也

繭蕉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 角瑱 疏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君用玉為之初喪去緇故無瑱小祥微飾故用角為之

鹿裘衡長袪袪揚之可也 裡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緇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揚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揚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揚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裘裘內有練中衣內有揚衣揚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

著檐衣○今按袪者袖口也此所謂袪則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既袪以為飾故陽之可也

雜記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嗣鹽酪可也酪說文乳漿也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謀家事◐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可以歸之鄭其實歸時在練後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采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返其所治士則卒哭而返其所治雜記大夫次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適子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也

大祥

祔廟告辭備要補

按丘氏曰未改題只書官封補以于孫而不補蜀號恐未安祔祭祝辭尚云適于某考某官府君何可以未改題而不補蜀號也今改之如左○五代共為一版自補以最尊者為主後周○維年號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顯五代祖妣某氏某封某氏一若只祭三代則無五代祔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顯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大祥已屆禮當祔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為喪主惟祔于祖母之擯曰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擯待父死然後告遷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餘同按父先亡

母喪祥訖依丘禮祔于考龕而俟祫時合櫝為宜
蓋儀禮禪月吉祭猶未配以此推之母喪纔畢不
可即與父合櫝明矣○或曰父雖先入廟母喪畢
且祔曾祖妣俟祫時配于父為近古意更詳之

再朞而大祥 士虞禮 父母之喪三年而祥○朱子曰
親喪凡 旁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
在外聞喪有
先後者語類

自喪至此不計閏九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

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

皆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

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腳縿 韻會 七感切 紗幞頭縿布衫

布裏角帶 垂腳為隱縿音慘○ 合璧 未大祥間假
曰按說文縿淺青黑也
以出謁者 集覽 未大祥之間只於出謁之時着之
至於大祥始常服也 要領 問未大祥
間假以出謁者等語置之不敢知沙溪答曰宋時
或未大祥間服此服出以謁人此非識禮者之所
為也朱子以此服色微吉故移為婦人冠梳假髻
大祥之服也寒岡曰來教得之

以鵝黃青碧皂白為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儀節 今世無垂腳幔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罩
帽白布盤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
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履 備要 冠縿色笠五禮儀儀
白笠服縿布衫婦人以鵝黃青碧為衣履五禮儀
白衣白靴婦人
用素衣履

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
子曰今禮凡遭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

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
亦恐須素服如吊服可也但改其祝辭不必言
爲子而祭也大全辭曰夫本文實文卿問夫為祭主其
子問宗子為介子之禮某為子某薦其祥事如曾
不識可否朱子答云云

告遷于祠堂

以酒果告酒果告遷之禮出開元禮如朔日之儀大全朱子答曾光祖書曰遷主禮經所說不一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亦無端的儀制窃意恐當以几筵奉新主入廟而遷之然後次日撤似亦稍合人情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敢昭告于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今以某月某日遷入廟謹以酒果告于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某官府君大祥已届禮當遷主入廟謹以先考

封某氏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高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曾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祖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饗○大全朱子曰祝文神主只書官封稱謂而不書高曾祖考妣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祖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又按喪小記父母并喪則先奠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為喪主祔于祖母之擴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大祥已届下添入及先祖妣某封某氏先亡祔于祖妣於禮當遷入廟之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届禮當祔於先考并享不勝感愴

并同

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

龕以俟新主大全朱子答人曰祠堂三龕欲增作四龕而患狹隘與其取東壁添作一龕不如取西壁添一龕為得之蓋西壁東向本始祖居尊之位今以為高祖之室非但有居尊之義

仍不失遠遷而西之次未有不可若考妣居東西向古禮無可據矣○退溪曰祔高祖於西壁既非昭穆有似班祔恐不若考祔東壁曲坐之為愈○退溪答盧寡悔曰西壁作高龕一事曾已答人矣後來思之猶有未安始作廟而如是創為之窒恐見非於家禮愚意祭四代則作四龕祭三代則作三龕為宜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

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徹主其祭

論類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朱子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程叔子曰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祔

鄭道可問祧主無繼宗主人則諸孫中只以次子之嫡孫主之否抑擇其賢非支宗代稍近而年稍大者乎遷于最長之房不分適庶只云代未盡最長之房退溪曰代盡之主遷奉於族中代代相傳之法也○又答人曰代盡之主遷奉於族中代代未盡最長者之家祭之既祭於彼安有宗子復祭之禮乎○集覽問最長之房曰古人屢世同居者於一門之內子孫各有私房以居亦若儀禮所謂南宮北宮然祠堂若有親盡之主當遷而祔入有親未盡者則遷于其中也其餘改題遷遷如前若親

唐元陵儀註祔

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大者乎遲溪曰禮只云代未盡最長之房不分適支也○退溪又答人曰代盡之主遷奉於族中代代未盡最長者之家祭之既祭於彼安有宗子復祭之禮乎○集覽問最長之房曰古人屢世同居者於一門之內子孫各有私房以居亦若儀禮所謂南宮北宮然祠堂若有親盡之主當遷而祔入有親未盡者則遷于其中也其餘改題遷遷如前若親

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

廟之後禮官率匠人自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大祝奉亲木主并匱置于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簷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鑿鑺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其餘改題遷遷如前

徽節如翔參儀讀祝再拜主人進奉主于卓子上執筆者洗其當改字別塗以粉俟乾其親盡者以紙畢斂置卓子上改題畢主人自奉其主遷而西盡東一龕以俟新主小退立拜拜復位四拜焚祝禮畢○備考告遷用楊氏附註說移於櫝後吉祭前○退溪答奇高峯曰所論祧

遷之禮有難行者非獨德門為然寒門亦正有此事而更甚焉大要皆由於妻尚在母尚在祖母尚在家向來族姪主出此多違礙也況曾祖神主在小宗四代也年前族姪死而族孫主祀則為五代矣俄而此子又死而族姪之孫今當主祀則又為六代矣若以今制處之當族姪主祀時曾祖當遷于最長之房第以門長有議謂曾祖於吾門最有庇蔭不當循例祧遷因仍未遷之間族姪父子相繼死亡猶以族姪妻尚在契而可以未遷今則姪妻又死曾祖遷奉在所不契而主祀者尚守門議不欲遷出而其下亦有當祧二位方講求古禮欲各遷奉而時未之行聞今都中士夫家率用母在不祧遷之說凡母在者父喪畢祧遷日與祔同入廟始行祧遷藏其主於別處以待他日之禮祖母曾祖母皆然云可知人情於此皆有所不安者意亦甚厚然詳考禮文窃恐未為得禮之正也謹按家禮附章註高氏但言父在而祔祔則不可遷母在而祔祔則不可遷不可遽遷祖妣云云不言父在祔祔則父為主云云喪畢遷祖考祔於祖妣待父喪畢遷祖考楊復亦但言父在祔祔則父為主云云喪畢遷祖考祔於祖妣同遷而已亦不言母在祔考則母為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考待母喪畢遷祖考祔始考祔妣同遷也又大祥章改題遷遷新主入廟等事皆改題遷祔始考祔妣為父喪而言未嘗言母若在則不可遷行改題遷祔始考祔妣則慶俟他日母喪畢後亦遷等事且當置考主於別處俟他日母喪畢後亦可行此禮也聖人非不知母在而遽代為未安其所以如此者何也父既死則子當主祭子既主祭子之妻為主婦行事獻母則傳重而不與獻故曰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與則在主婦之前蓋夫者婦之天未存則婦雖亡而不易代夫亡則婦雖存而以易代論斯固天地之常經尊卑之大義聖人之制禮以義裁之而孝子之情不得不為所奪焉朱子曰先兄既娶而死欲為故也昔胡伯量問於朱子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之主祭則當使之立後既立則當使之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小祖祧去情雖未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今詳此言亦不論母之在否而直如此斷置豈非所謂無可如何而然者耶由是觀之來喻所謂曾祖之妻尚在堙其曾祖之主雖皆未安恐主奉祀者之祖母尚在堙其祖之主雖皆未安恐

不得不限於禮而奪於義也其中有云曾祖於主祀者為高祖在拿當遷而勢難行焉則恐此事不須以母尚在為說只攝家禮祭四代之義而祭之雖若少違於今而正是得合於古至其上又一代則在古制當祧雖用母在之說猶未宜留奉況不用乎恐於遷奉雖有難勢舍此更拙祺不得也然德門六代預料而言之耳如繫門已見其事而遷奉之舉尼於門議雖考得禮意如右而尚未能斷然行得承問之及深用愧惕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 沙溪 按有事則告今新主祔廟不可不先告祠堂（告辭見上）

惟祝辭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 大全 郭子從問既除服而父之主同在寢邪朱子曰以永遷於影堂邪將與母之主同在寢邪朱子曰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 沙溪 曰子從時遭父母喪而將先除父喪故有此問

○ 備要 祝跪告曰請入于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哭止 儀節 至祠堂安

神主于擯○ 大全 既祥而徹几遂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祔于東邊西向俟拜畢然後遷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大記 註杖於喪服為重大祥棄之必截斷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張子 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焚埋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毀之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不兒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敬諸貧者或諸守墓者可也蓋古人不忍以事而今人以為燼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忍喪服〔理窟〕○ 開元禮 父母之喪周而葬者葬之後月小祥再周而葬者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未再周葬者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

七月禫○補要按國制國恤卒哭後大小祀皆許行之私喪二祥未知其必不可行○退溪答人曰喪畢喪服畢處古禮無文未知何所處而可也但曲禮祭服敝則焚之今人喪冠服并於付火恐或得宜也婦人喪服不須別有議也家禮但言斷於棄之潔處不言經他禮文亦未見有舉經處來諭並經言之何所擬耶又曰喪服似當焚之但家禮不言他禮亦無焚之之文不敢率意為恐惟以不褻用為可耶沙溪曰橫渠理窟云云以此觀之不可不焚之

奉遷主埋于墓側補註所謂埋于兩階之間者也沙溪按兩階指廟之兩階而言補註說可知

嚴節補祥祭後陳器具饌如朔日之儀用卓子陳于廳事上質明主人奉安親盡之主于卓子上序立以下如朔參儀辭神焚祝執事者用盤盛主棒主人自送至墓側埋畢始回祝文式維年月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于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百拜告辭尚饗○丘氏曰楊氏附註引朱子他日與學者書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附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有取於橫渠祫祭後奉祧主於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俟吉祭前一夕以遷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祫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未所謂合祭者即橫渠祭之外未嘗合祭若即是時祭又不知設新主位于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為此儀節庶幾不失云○沙溪按士喪禮是月也吉祭則古人於禫後遇四時祭時合祭新主可知丘儀所謂設新主何所者似指世數已滿者言若已滿而又陞新主則是五世果似未安似當以新主祔於東壁下祭畢遷祧後始入正位恐當然則未滿四世者直為正位無妨耶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大全問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欲以踰月為節不知如何朱子曰踰月為是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

義記 移此条於禫後○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禫而床由是觀之則禫猶未可以食肉飲酒惟飲醴食脯而已況大祥予今禫後始飲淡酒食乾肉大祥後惟復寢至禫後乃卧床庶幾得禮之意○或問司馬公論喪章首云禫而飲酒食肉其下則曰大祥之前皆未可以食肉飲酒是據王肅之說二說似有前後之不同迫溪答曰此事禮家已有兩說中月而禫本謂大祥月中自鄭玄訓中為間之後遂為二十七月而禫朱子以王肅說為得禮本意故家禮大祥後飲酒食肉而禫從鄭氏說禮宜從厚故也其後丘氏移飲酒食肉於禫後故今人以是通行皆是從厚之意耳以孔門彈琴一事觀之可知

補要 用儀節○盛氏曰按王肅非誤也○順庵曰家禮大祥日飲酒食肉而復寢五禮儀移於祔後而猶是祥日也丘氏移於禫後按檀弓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以此觀之豈有鼓琴笙歌而不食肉之理乎但古者大小祥皆卜日而祭家禮始用忌日之謂也朱子豈不思乎而係飲酒食肉於是日何哉意者朱子既移祥祭於忌日以從簡便而禫歌并舉古制以示有從之意而已非如行禮節文之不得進退者也是在觀者因文而尋義酌情以處事自其翌日而行之則無不可矣又今國俗皆過禫後乃始食肉雖從俗亦何害乎○集覽按喪大記祥而食肉先文興間傳所謂禫後始飲酒先食肉之說不同家禮所謂大祥飲酒食肉之說

曰喪大記有此說非闕文然不可從也○集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註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若禫祭不值吉祭畢而復寢也孔氏以不御於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問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汪氏克寬曰愚按禫而從御鄭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集說取杜說近是則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既奠柱楣塗廬既練亞室既祥黝堊皆不御內及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始於內復

寢參之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則御謂婦人之當御而非御職事明矣○大全問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不審所謂吉祭即月享或禘祫之禮否朱子曰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者超謂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且從大記所說○沙溪按古禮祥月便禫故雖有分言祥禫之祭而例以祥包禫而言者故禮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成笙歌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以為責人已甚然又曰踰月則善也今家禮大祥後飲酒食肉復寢之文正同喪大記之文而大記之文亦包禫而言之者也此等處當活看可也若以為朱子之意必於祥日飲酒食肉復寢云則恐滯泥而不通也

問桃主 提氏復心曰桃之言超也言超上去意也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桃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桃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語類問桃主當遷何地朱子曰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間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入墳墓太遠者恐難用耳又曰古者始祖廟有夾室桃主皆藏之今士庶家不敢僭立始祖廟故桃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間而已蔡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耳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簡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李繪善賚記名孝述燔之從子朱子答書云所示葬義甚精到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敬古弼字○賚記名謨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講學持守不懈益勤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

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
祫祭於太廟楊氏復曰祫有二曾子問曰祫
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
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集說因其告祭畢
處人無祫但合祭四代於正寢
還主之時遂奉桃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
于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註大宗伯掌建邦之
王處似亦有此意周禮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春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註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
於群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而祫
敬所起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

之合但既祥而徹几遼退溪答人曰大祥後罷
之序所當然也或問祥後禫前朔望奠漸殺
廟素行朔望者則可行於廟其不然者行於何
所退溪曰依家禮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望
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則請出當奠之主於正
寢而行之可也其或既祥且祔祖廟者亦只得
依古禮行之○沙溪曰朔望請出奠於正寢似
為過重
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
耳○楊氏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
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
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
按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
撤几遼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

合祭而後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緒序其事至重
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在禮
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
退溪曰三年後祫祭之三年謂禫後也未禫不
可謂喪畢又不可以吉服入廟故俟禫後行祫
祭但士大夫祫禮不可考今以時祭當之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
神主用意婉轉此為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
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為疑窃嘗思之
新主所以未遷廟者正為體亡者尊敬祖考之
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況禮辨昭穆孫
必祔祖凡合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
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吉祭前一夕以薦告
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桃主埋於墓
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故并述其說以俟參
考退溪曰窃詳朱子之意初述家禮惟以酒果
告遷者豈不以喪三年不祭禮也而祫祭群
室乃禮之大者非喪中可行故也蹔後來又以
迭遷至重引張子語以為禮當如此所謂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今如右行之則於
祔既不失孫祔于祖之文於遷又以見迭遷緒
序之意亦無古今異宜之事在人所擇也○高氏
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不滅歲及兒喪世次迭
遷昭穆緒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語類問桃主
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祭祧仍用
祝詞告之可否朱子曰黙地祧又不是也諸侯於祫祭

雜記 喪之喪十三月而祥

喪服小記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舉練祥兩祭故云必再舉行不可同在一時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人除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大祥吉服而筮尸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詳見小祥章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雜記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疏曰於夕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祭期也朝服為着緇衣素裳縞冠也因其故服者謂明朝祥祭時主人仍着前夕朝服也又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

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縓（息廉反陸氏曰縓黑經白緯曰縓）冠四也禫訖朝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心縞然後反服（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來吊者雖也心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心須着此祥服縞冠以受吊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

間傳 又朞而大祥素縞麻衣（疏曰大祥祭首服素服而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着縞冠以素紕之身着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

喪大記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黝治堊室）

之地令黑堊塗堊室壁令白皆稍致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間傳 又期而大祥有醢將菅居復寢 陳氏此與喪大記不同或記者所聞之異或各有義歟

雜記 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祭末受敵之時則啐之也○語類陳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為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朱子曰不要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嫌若有酒醴則辭

檀弓 魯人有朝祥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暮歌固為非禮特以禮教衰慶之時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 咲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月又豈多有日月乎但更踰月而歌則善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絰屨組纓禮既祥白縞無約繅冠素紕組之文五彩今方祥二絰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識其衰吉之速蓋者疑辭恐辭恐記者亦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程叔子曰此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

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亦何必彈琴亦見理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之者俯而就之子張是不至焉張過於薄故難與并為仁矣（外書）

禪 士虞禮註禪祭名也古文或為道

鄭氏曰潛潛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禪 語類或問為祖父母承重有禪父母一般○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禪今阮承重便與父母一般否曰據禮云父在為母禪止是主男子而言有禪否朱子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

問一月也 士虞禮疏間側間之也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張子曰三年之喪禪亦筭之（理窟）○汝溪按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家禮著其月數而小祥則曰自喪至此不計閏九十三月大祥則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至於禪乃曰上文而復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幾月云數今或有祥後不計閏（中二月而禪者恐非禮意也）張子曰三年之喪祥禪閏月亦筭之宜從之○又按前後有喪則前喪禪祭不可行於後喪中亦不忍於凶時行吉禮意也又不可追行於後喪畢後蓋過時不祭也朱子之意若鄭註開元禮皆然

司馬温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禪鄭註云中猶間也禪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

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擅弓曰祥而縞註縞冠素紕也玉藻註縞生絹也素熟絹也紕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詩素冠註白經黑緯曰縞又出其東門註縞白色也書註黑經白緯曰纖又曰縞又曰禫徙月樂者孔氏曰是月禫徙月樂其善者以此樂子以謂踰月則樂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三年問曰三年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遠溪曰律定律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勅受教也○朱子曰二十五月喪後便禫者來當如王肅之說沙溪按通典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者是也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為當大全胡伯量問中月而禫朱子曰中月一歲即鄭註虞禮為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是月禫之說為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為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集說或問朱子曰歷代多從鄭說固宜從厚也國朝之制三年之喪亦皆二十七月而除豈敢違乎

前一月下旬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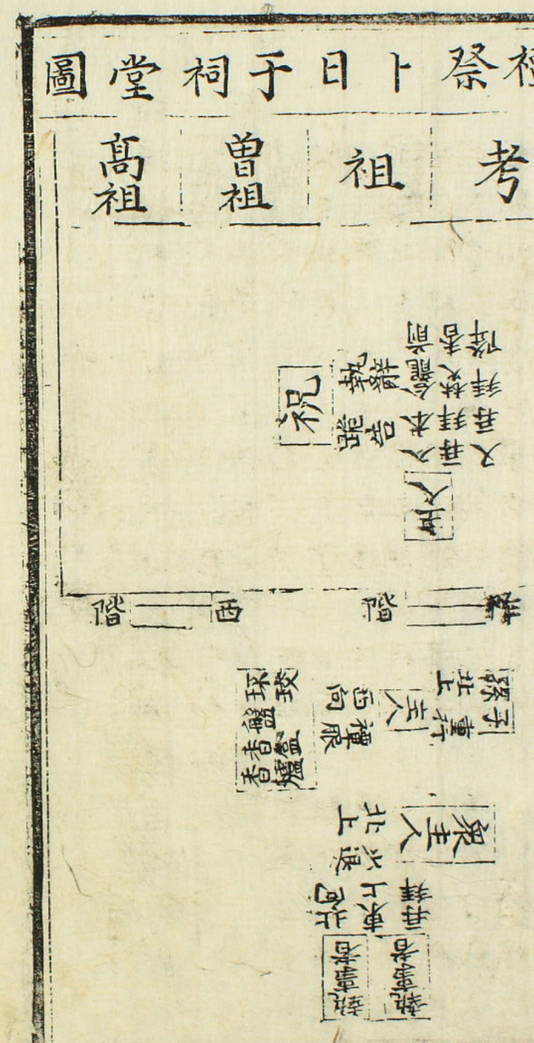
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日曲禮凡卜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註今月下旬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徵伸孝心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

屬○集說或用二十或丁或亥丁亥用爲歲事于七月終日亦甚便

皇祖註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疏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經云丁亥者不能俱載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已當亥或以丁當丑此等皆得用之也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吉事先近日唯用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得丁已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餘陰辰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此即乙亥是也必須亥者陰陽法式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劉敞曰丁巳丁亥皆取於丁所以取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大抵郊祭卜甲宗廟卜丁無取於亥註家不論十干之丁已專取十二支之亥以爲餘其失經意遠矣直舉丁當亥一日以言之其意或以丁當丑皆用之云爾設卓子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筊竹珓筊判竹根爲卜之具或作筊筊或云用竹根長二尺判爲二爲之盤子于其上西向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熏珓筊易筮儀置香爐炷香致敬將筮合五十策兩手執之薰於爐上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来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尚享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来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

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興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 儀節 主人素服三日不得吉用忌日

禫祭卜日于祠堂圖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他如大祥之儀 儀節 設卓子於西階上

○ 備要 父在為母心喪者白布直領衣黔布笠黑帶按家禮無設次陳服可疑

小記 除殤之喪者其祭必玄註祭用玄端黃裳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為黃裳也○祥主人之除也註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

雜記 祭朝服縞冠一也祥冠黃裳三也禫註朝服縓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萬曆甲戌間鄭相澈在中以禫服制問于 皇朝禮部即中胡儁其答畧曰經云禫而縞疏云禫祭玄冠黃裳禫註朝服縞冠則禫祭自有冠服非即以大祥之所服者承祭也今考之家禮小祥前一日設次陳練服厥明易服行事大祥前一日陳禫服厥明易服行事於禫祭元無設次陳服之文似即服前禫服更不別製矣家禮論喪服一

節朱子或未詳訂歟且禫而後陳禫服人無不微訝其
當薦此祥事之日而先陳禫服人無不微訝其
間我朝議禮考文按用家禮大明會典所載喪
禮一節擬此裁定士大夫遵照通行茍祥禫服
制參酌時宜小祥日用粗熟麻布為冠服即
日用細熟麻布為冠服即瓊山儀禮意也但白
布罩帽家不盡用儀節耳及至禫祭即服前禫
服承祭畢始易紗帽衣帶亦有就用烏紗帽青
圍領黑角帶皂靴承祭者要之不忍遽着吉服
則同也于此可以得禫服矣禮經所謂黑經白
緯之布今世無織者而淺青黑色則之如藍青
布近矣又以葱白玉色絹顏色皆其類也今大
祥後服則不尚此顏色○退溪答金晦夫曰家
禮無陳禫服之文豈不以喪服之漸變者當陳
之節乎即吉其間服變之節殆有五六周禮文繁如此
後世固未可一從之故家禮只如此今若以
吉服之即常者不當陳也耶且既祭之後改服
之節又當何如而可納主而後變則是不告神
以喪畢之故抑未納主而吉則吉後都無所為
於告神喪畢之節恐皆未安也常觀禮經自禫
尚有哭泣之文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之素服
而祭如何○鄭道甫問禫服家禮既無所云儀
節只云素服詣祠堂更無易服之儀今俗則例
以吉服如大小祥陳服易服之節此如何退溪
曰不依陳服易服着在何日○沙溪曰今俗不知禫服除在何節吉
服之節或有用其言以素服為是者以雜記間傳觀之祥祭着微吉服祭訖反着
微吉之服禫祭着純吉之服祭訖服微吉之服
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矣或者之說
恐不然且退溪所答前後不同不可歸一以何
服色為從乎補註所謂禫祭不言設次陳服者
蓋小祥易練服大祥易禫服禫祭宜亦言吉服
間傳所謂禫而縞無所不佩是也厥明又卜日
祫祭於禮畢矣云云此補
祫祭於禮畢矣云云此補
註之言恐為得之更詳之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子上

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
辰大祥為禫祭祥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
神主至祠堂【補要】神主猶祔祖龕【儀節】主人以下素服不哭
曰孝子某將祔薦禫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
再拜奉主就位餘并同本註祝文式年月日孤子
某云云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下云云補飲酒
食肉而復寢○【鄭道可】問禫祭尚稱孤哀子乎退
【溪】曰恐當如此○【洪奭】曰
禫前書疏當仍用孤哀

【喪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此】言當禫之喪有此
慈母之喪無父在○【四】宗子母在為妻禫【父在則婦】
亦禫記者畧耳者然妻為夫亦禫
夫不祥則不禫父沒母存則夫且禫矣【此】宗子百
世不遷者也恐起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
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
禫矣○【賀循】曰非宗子而母在者夫而不禫○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此】言不命之士
父子同宮者

【雜記】期之喪十五月而禫【閻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食乾肉禫而床禫而纖無所不佩禫祭
【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禹錫】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
同施於暮之喪則其月異在禫月而樂
者聽於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已也○孟獻子
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
等矣【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但縣之而不作也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入】【大全】郭子從問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
復寢矣○【大全】郭子從問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
為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為拘朱子曰獻子之哀

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善之所論恐未然也

喪大記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註見大祥復寢条下○退溪與人書曰聞禫後仍不毀廬室恒處其中朝夕上食就墓前行之不審此禮何所據然乎昔後漢趙宣以親墓隧道為室而在其中行喪二十年仇香按得其服中多生子怒而治其罪今君廬室亦趙宣之類世有仇香安知不以為罪

吉祭備要補 按家禮無吉祭今采古禮及丘儀補入

士虞記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註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然氏曰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又疏曰禫月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又云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按踰月而祭是為常制而禫祭若當四時正祭之月則即於是月而行之蓋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為重故也祭時考妣異位祝用異版祭後合擯若踰月則祭時合位如時祭儀似合禮意○又按父先亡已入於廟則母喪畢後固無吉祭遷之節矣然其正祭似當倣此而行之改題主告辭母先亡則改題主告辭母先亡則父喪畢後亦改題按祭三代時雖時王之制然程朱皆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我國諸賢亦皆祭四代云○維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幾日干支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親盡神主當祧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神主今將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出主告辭五代孫某今以適遷若父先亡母喪則云今既祔喪畢有事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若只祭三代則云高祖此下列

書各位（以某親某官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

合祭埋主祝（見儀節）維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若只祭三代則云高祖）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先王制禮祀止四代（只祭三代則云三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桃將埋于墓所（若祔人有親未盡者將徙于其房則此下當云將遷于某親某之房）不勝感愴謹以清酌庶羞百拜告辭

（若本龕有祔位此下當云并埋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尚饗

合祭祖以上（祝見高儀代各異版）維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玄孫曾祖云考曾孫祖云考孫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謹以清酌庶羞祇薦歲事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

尚饗

合祭新主祝（見儀節）若禫月行祭則考妣異版）

維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子某官府君喪制有期追遠無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禮隮入于廟（若母先亡則列書顯妣某封某氏若父先亡而母喪亦列書考妣）云某親喪期已盡禮當配享而用時祭祝時維以下語（若父先亡母喪而禫月行祭考妣異位則於祝位云某親喪制有期追遠無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配以先妣而用時祭祝時維以下語若母先亡父喪而禫月行祭則於妣位云某罪逝不滅歲及兄喪考）謹以清酌庶羞祇薦歲事尚饗

禫之明日卜日（士虞疏吉事先近日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為之踰月亦用上旬或丁或亥餘與下時祭卜日儀同）前期三日齊戒（如時祭儀）前一日告遷于祠堂（以酒果告如下期望儀但別設一卓於香卓之東置淨水粉盞刷子木賤硯筆墨於其上主人對酒再拜

訖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晚讀告遷祝文見上告畢再拜主人進奉所改題最尊之主卧置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善書者盥手西向立改題之隔中不改洗水以洒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置故處改題諸位如前曾祖考妣祖考妣及考妣及祔位祔位乃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若禫月行祭則考妣異位○程子祭儀凡配止以正妻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張子曰譬之人情一室中豈用二妻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并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蓋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得為正又曰橫渠之說似亦推之太過也）陳器（如時祭儀）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如時祭儀告辭見上）參神降神進饌初獻（祝文見上）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并如時祭）納主（主人婦皆升各奉主納于櫝盛以筒奉歸祠堂以此適外新主亦入正位拔考妣有先亡者至是合櫝奉親盡之主埋於墓所若祔入

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神主當以主祭者所祔改題而旁題不祧孝若有親盡之祖始為功臣者則當依家禮別于親盡遷于墓所不埋而但國家待功臣甚厚使子孫不遷其主則祭四代之家并不遷之主乃五代也攺禮入臣不可祭五代不得已高祖當出而祭于別室耶更詳之○凡祔位之主本位出廟則亦當埋于墓所（祔位出廟則亦當如時祭）復寢

朱子曰舊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舊新行之可也（右答胡伯量問）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舊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天全）

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右答曾光祖書

曰程張所論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攙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云云

又全○答王子合書曰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畧具餚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窃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准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註之說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於廟杜預註此天子諸侯之禮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或問四時祭几筵設享朱子已行今遵否退溪曰恐無妨用墨大全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

衰常祀於家廟可也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

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篤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於子孫之於祖考也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卒至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至于反哭暫廢既奠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穀也○程叔子曰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忘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禮記註)○語類問三年不祭朱子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不得攜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又曰三年祭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暮功緦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廟燒香拜○大全寶文卿問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荅曰忌者衰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凡遣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語類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為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朱子曰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為之萬一無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行只得不祭曰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端的是不食粥○語類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荅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退溪荅或人曰三年內家廟祭否先賢已有定論今以無墨衰致有諸論之不一愚意有子弟者令子弟行之上也無而自行者其服色前日愚謬論玉色固不可其所謂白衣即河西所謂白

布衣似若差可所難者冠亦白布尤為乖異如何愚今又思得一說與其創新而用白布冠衣孰若倣家禮所稱墨衰之服其制如今直領襴冠亦用墨一如侍者冠服而行事即藏之以待後祭出入勿服以取俗駭也或又問侍者冠只有俗所謂頭巾而無其冠又當着何帶曰墨衰冠帶之制未詳率意言之未安然似不過冠頭巾而帶亦墨耳或又問墨衰上衣下裳一如正服之制而但墨其色冠與巾亦必用墨為之而只去腰首絰如何曰既曰衰矣似當如示然未有考據不敢索言○栗谷曰三年喪卒哭後則於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使服輕者行薦而餘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不受胙期大功則奠後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未奠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畧行如上儀但緦小功則成服前廢祭成服後則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服中時祀當以玄冠素服墨帶行之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不可行也又曰朱子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以俗制喪服當墨衰著而出入若無服輕者則喪人恐可以俗制喪服行祀○沙溪曰墨衰之制非古禮創自晉襄公何必更效之為之如今俗所謂深衣亦墨衰之類○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大全寶文卿問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當何服荅曰恐不當祭嘉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祀只用深衣凉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退溪曰宗子居喪宗子妻喪雖已過三年其子之祭其母亦當依家禮節日薦新行之不得別異於先祖而獨用時祭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否夫子言已有緦麻之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問曰

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與饋奠也夫子言方除喪服央不可與吉禮耳可也方脫喪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士虞禮

特豕饋食饋猶歸也疏曰左氏云卜曰牲此奚曰虞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一胖也亨門東未可以吉也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疏曰吉禮皆全左右胖不云側虞不致爵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炊黍稷曰饎饎北上齊於廡宇於廡有亨饎之爨鼏吉疏曰特牲云視饎爨于西堂下今亦反吉也宇屋柘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罍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尊于室中北壘下當户兩瓶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几始也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刌七本反苴猶藉也〇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簋亞之北上主人疏曰亞之者次也從獻之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從獻祝邊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於尸正疏曰云北上是不從鉶東北以北為上向南陳之東北為首次南醢醢東棗栗北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籍用萑席特牲敦藉今按禮敦藉猶薦也〇用萑註云萑細葦〇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

之南簞巾在其東流西吐水口也○陳三品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門外之右門西也七俎在西墊上南順南順

於墊上統於昌也墊壍有西者是室南向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記膚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潔清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墊壍言牲腊在其中西上寢吉寢右者當升左

胖也腊用麋擅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膚牲踈曰惟有一豕而云西上明無兔腊也小牢禮二牲東上特牲禮牲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尚右今皆反吉不視殺凡為喪事畧也豚解不視豚解主人視牲解前後胫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雜肺膚祭三取諸左脇上肺祭一實于上昌內謂之羹飪熟也脊脅正脊脅也喪祭

畧七體耳雜肺舉肺也火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脇胫肉也踈曰特牲尸俎十一體

升魚鮒附九實于中昌差減之○踈曰特牲魚十有五也升腊

左胖髀不升實于下昌腊亦七體牲之類踈曰特牲記腊如牲骨皆設扃鼏陳之嫌既陳乃設扃鼏也○祝俎髀胫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不升於昌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鍋笔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枌苦茶也荁莖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踈曰公食記牛羹羊苦豕微各用其一一牲者容無用其二○豆實葵菹以西贏醢邊棗烝栗擇棗烝栗擇則菹刺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撓

或作韭菹有藤也踈曰羊而邊無藤棗不擇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功矣豆邊有餚知

右陳牲及器

◑主人及兄弟如葵服實執

事者如吊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
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
者賓客来執事也祝兌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
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兌者祭祀之禮）
祝所親也澡治也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褻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吊服加麻矣宗人
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主
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
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則異於朝夕）
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宗人西階前北面（當吊主人及賓）
右即位之事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
左西面（主人北拠倚杖西序不入喪服小記曰賓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贊饋薦蕰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哭
在左舉哭也長在左西方哭入設于西階前東
位也凡事宗人詔之
面北上七俎從設左人抽扃寫七佐食及右人載
佐食載謂亦在右矣）卒朼者迭退復位（復賓位也）俎入設于豆東
魚亞之腊特亞次也）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簋實
粢黍也）設一鉶于豆南（鉶羹也）佐食出立于户西（餕已也）
贊者徹哭反于門外○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
啓會郤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

拜稽首復位復位主人之去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適爾皇祖某甫尚饗是也○按饗謂陰厭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及奠之主人再拜稽首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絜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疏曰擐衣以露臂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釋孝子祭辭○記載猶進柢魚進髀猶猶士喪既夕言不可以吉也柢本也髀脊也始虞用柔日柔日陰陰取其靜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曰祝辭也喪祭猶哀顯相助祭者也詩云肅雍顯相敢用潔牲剛鬣敢昧冒之辭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号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

者誤耳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号云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適爾皇祖某甫之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饗食勸強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葵則已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祔於祖廟時而葵者小記曰報葵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葵為神安於此則虞卒哭之間有祭祀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今正者自相亞也○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佐食無事則出戶負扆

南面室中尊不空立尸○牖之間謂之依

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

者賓執事者也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則凡踊詔之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尊尸婦人入于房宗人詔言詔如

辟執事者主人及祝拜妥安坐尸尸拜遂坐徙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北席也尸取奠左執之取俎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擩人悅反○下祭下也周禮曰既祭則徹其墮謂此也齊魯之間謂祭為墮釋文作言猶墮墮之猶言墮墮祭之故云下祭曰墮疏曰凡祭皆手舉之向下周禮文見守祧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猶首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疏曰特牲舉肺脊在俎敦後吉凶相襲也祝命佐食遷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遷近也尸祭鉶嘗鉶右手也火牢曰以柶祭羊鉶遂祭羹羹浩自門入設于鉶南彘以祭豕鉶嘗羊鉶四豆設于左博異味也疏曰左者正豆之左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飯間啗肉安食氣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成也疏曰祭統曰周人貴肩故云貴者要成也舉魚腊俎釋三个釋猶遺也

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介猶枚也
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疏曰上舉脊幹胳惟有肩
臑肫三者故此經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
直舉魚腊而已
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
之有所俎脰見特牲少牢○記尸服
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
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
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
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淳尸盥執槃西面執
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
棄水為
賤污人也執巾不授巾畢也○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
入祝從之初時主人倚扶如初時主人倚扶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
阮接神祝當詔侑尸也疏曰尸神象故云接神也
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右迎尸入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

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
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尸凡異者皆
變吉疏曰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北面
反變言也實長以肝從實于俎綴右盖從俎近北便尸取
也喪祭進柢右盖於俎之也綴執俎者右盖則肝盖俱也尸左執爵右
取肝擩盖振祭嚌之加于俎宿降反俎于西墊復
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於其
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尸卒爵祝受不相爵
主人拜尸答拜不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祝授
尸尸以酳主人主人拜作酢亦
祭卒爵拜尸答拜○右主人酳尸尸酳主人
前饗神之時祝酌醴奠奠觶于鉶南又尸既坐取所
奠觶左手執之以右手祭遂祭黍擩肺乃祭奠於

是祝祝主人再拜稽首而後尸嘗醴而奠之此是第一節◑遂祝南面祝接神尊也遂用爵席疏曰祝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先得獻尊也○獻祝曰反西面位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嚌之興加于俎遂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右獻祝亦曰取挾乃東面立◑主婦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右獻祝亦曰取挾乃東面立◑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餘也旨禮曰內洗在北堂自反兩邊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尚棗棗美疏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此主婦自反者以喪尚質不執事此亞獻已有所事故薦尸祭籩祭酒如初實以燔從如初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人儀◑右主婦亞獻尸及祝佐食十實長洗纚爵纚口足之間有篆又飾三獻燔從如初儀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太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尸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記尸謖祝前鄉尸祝道尸升三者之節悲哀同尸必先之為之節還出戶又向尸還過

主人又向尸還降階又鄉尸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跋踖之敬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每將還至門明還必有避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尸出○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

告利成尸謖

南雷用廉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廢幾以為厭飫也凡在南麥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雷隱于雷隱之處從其幽闇也祝薦席徹入于房褐自執其俎出徹薦席則初自房來祝薦闔牖戶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于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跣曰上文大門外也賓復位是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大門外可知

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

右祝

○記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徹

○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跣曰曾子問曰尸明殤死無尸可知既饗祭于奠祝祝卒祭成喪者必有異之節不綏祭無黍羹啗哉從獻不綏祭綏言獻記從始事尸之禮始於獻肝嗇也無尸闕此四事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歎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主人入親之祝從啓牖鄉如初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跣曰詩塞鄉墐戶註北出牖也語異義同亦是牖主人哭出復位堂上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也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也西北隅者重閉牖戶竈也宗人詔降如初賓闔牖戶宗

人詔主人降○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右無尸饗食之禮

遂卒哭謂主也將旦而祔則薦饋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哀子某来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不稱饌明主為祔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於祖母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疏也其他辭一也来日某隮祔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薦強尸之辭也圭潔也詩曰吉圭為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

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尸尊兩甒于廟門旦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

外之右北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北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西也言者喪質無寫不久陳水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

在西饌遵豆脯四脡酒宜脯也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凉州烏翹矣折以為俎實俟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尸出執几從席徑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尸出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

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憂於吉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

反之於殂尸奠爵禮有終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踊三献皆不酢而奠之疏曰三献皆不酢而奠之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初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徙者奉篚哭徙之祝前哭者皆徙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徙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徙尸不出大門者由庙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門猶庙門大賓出主人送拜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大門外主婦亦拜賓女賓於閫門之內閫門如今東西掖門○丈夫脫絰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虞祔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帶也婦人以喪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喪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右餞尸門外記明日以其班祔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也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庙練而後遷庙祔左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庙服註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遷烝嘗乃於庙此不與鄭義同鄭意謂雖祔如練祭在庙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禫月逢四時吉祭即得在庙但未配而已又鄭註玄鳥詩君喪三年畢更有特禘沐浴櫛搔翦踊自飾也搔當為爪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膉音益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入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古文脰膉為頭嗌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所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用嗣尸祔虞

尚質未暇筮尸疏曰從虞至祔唯用一尸而已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疏曰按檀弓虞為喪祭卒哭以後為吉祭用尹祭尹祭補也大夫士祭無云補者今不言牲蹄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疏曰曲禮補曰尹祭是天子諸侯禮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剛鬣不稱牲記其異者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記暮而小祥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暮而祭禮也疏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記又暮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小牢

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喪禮

居喪雜儀

禮記曰始死充充如有望而歸既葬皇皇如有望而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疏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劇急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惑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惑之容也饗饗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棲棲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托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寖廓不樂而已）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疏顏丁魯人也

望望徃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葵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處葵後不復有所從矣但言如不及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也○問喪註皇皇猶彷彿之意也

雜記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也本文東夷之子也註不學而知禮者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懈同倦也憂謂憂戚憔悴

喪服四制 曰仁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全文見下

曲禮 曰居喪未葵讀喪禮既葵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註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葵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葵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可也語類

禮記 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語類朱子曰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雜記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已事也為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温審不是方理會

人說為語

喪大記 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檀弓 高子皐執親之喪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言笑之微（本文泣血三年）

雜記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本文大功不以執鞏（本文父母之喪）不辟（避）湯泣而見人）疏衰（齊衰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曲禮 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

喪服四制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

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全文見下）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曲禮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作階出入不當門隧（門中之道）疏曰許羸瘦不許骨露見視聽衰（齊衰）幾於滅性

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喪（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檀弓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薑桂辛也）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

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喪不慮居毀方氏曰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陳氏曰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橫渠說見上初喪沐浴下

王制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七十唯衰麻為喪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蘭蘭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視瞻不審也蘭蘭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曰敬為上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削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喪者不遺人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報死其死也○孔子曰病則飲酒食

肉毀瘠為病君子不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矍聞名心矍吊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見人貌有類其親聞人名與吾親同則為之驚戚其餘則不過循喪禮而已）○親喪外除凡喪之內除（鄭氏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不成喪不備居喪之禮節）飲酒不茹葷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大夫食之食士也酒醴見顏色故當辭）

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期之喪三月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抑當初有司逼遣之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致事還致其事）於君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

之喪從其制者吾不知也利用兵以逐珓取之利一說利為例

服問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脫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雜記 註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曲禮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讀為藨齊衰喪扱深衣前衽於帶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 ○有喪者專席而坐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張子曰有憂者心不安席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

檀弓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疏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倚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勞之事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張子曰孔子拱而尚右是又手在上也必如此者俄頃不忘也恐此禮非三代所有查孔子自為之耳

雜記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衰減輕重之等各有所此殤服皆以本親重故也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小君服輕衰比兄弟酒肴之珍醇可發顏色者不飲食之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嗣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

年之喪以吉拜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不與於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可與樂乎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豈縈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豈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搪贗○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其縷反者不袒跣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曰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父母之喪裏冠繩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

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語類 朱子曰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勿敢失使人知吾意義要之必可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必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煩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

開元禮 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註言至哀無歸者○三年之喪凡見人皆不去絰○父母之喪賓客已吊而又哭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母之喪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有艱未除則子不衣文綵○大全 胡伯量問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

幾內外不相通周舜敬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答曰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董叔重問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為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謂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凡遝出聲哭舅姑及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

遇節序變遷不宴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朱子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為安耳如女已適人為父母服朞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畧去華盛之服可也○

胡伯量問居喪不奠其送奠雖無明文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周心令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語類）○

胡伯量問禮居喪不吊其送奠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徃吊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朱子曰吉禮固不可預然吊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語類）又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朱子曰古人全不吊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或問喪禮不飲酒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如之何朱子曰與無服之親可也（語類）○

張子曰某始持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通解續錄）朱子曰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窃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守常

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制節可乎朱子曰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窃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又問大記言九月者三月不御於內小功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宴樂同僚有喪亦如之○【語類】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或問今俗如退溪曰朞功以下不成服只用布帶失禮甚矣當其喪朞衣布帶不處內不飲酒不食肉以終其日何如退溪曰朞功以下喪今人皆不成服親親之義裹薄甚矣此固君子所當盡心處但於緦小功亦然則又無輕重之殺昔朱子答葉味道曰緦小功不御於內禮既無文即當自如今人雖輕服當其布帶在身則并不食肉與意則好所當依行其餘不飲酒等事不必盡如所喻也○【退溪】答人曰居喪非甚不得已勿為出入其出入官府无甚不可然此亦不可以一槩斷置其

也官負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瞻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尊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文集)○【大全】李晦叔問為長子者三年及為伯叔兄弟皆朞服而不解官為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朱子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暨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大全】朱子答晦叔問為長呂伯恭曰元善遭祖母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欲請祠或尋醫勤其不若尋醫蓋渠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大全】葉味道問五服飲食居處之節喪大記有疏衰不杖不履不堪麻者不絞帶牡麻絰右首旁垂三尺要絰五分去一以下同帶下尺有五寸繩屨無約繶冠條纓五分纓屈而反以垂為飾惡笄以骨為之長尺咸五寸牡麻絰絞帶與疏衰同但絞帶用布為異耳齊衰之絰大功之絰皆同但齊衰絰大而重大功絰小而輕齊衰帶四寸大功帶二寸半齊衰冠六升外畢八升內畢大功冠七升外畢九升內畢齊衰冠纓廣寸半大功冠纓廣八分齊衰冠武廣寸半大功冠武廣八分齊衰冠繩纓條屬武下纓三分大功冠繩纓條屬武下纓二分齊衰冠卷六寸大功冠卷五寸齊衰冠卷六寸大功冠卷五寸齊衰冠卷六寸大功冠卷五寸

有曰營辦喪具不可坐待其自成者不少有出入亦須大段加兢慎斂避也○河南程子曰雖功緦之喪比葬亦須素服素帶雖已飯酒食肉亦當盡其日數不與宴樂

致賻奠狀 備要 演義 狀貌也以貌寫情於紙也○通解 此本書儀中書蹤文公採入家禮

具位姓某 發書者之位與姓名也下具位姓某亦同

某物若干 備要 香一對祭一薑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 備要 某官某公女喪云某封某氏靈薑 聊備賻儀香茶酒食云奠儀伏惟 朱子曰歛 歛納 神食氣曰歛 垂鑒

謹狀 年月日 備要 有具位姓某狀下狀內無若平交以年他 年號

做此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 備要 某官某公女喪云某封某氏靈薑

姓某謹封 備要 於書背上孤子姓名號疏或哀疏并無緘封字蓋面為陽吉背為陰凶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乃如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 四書通解 簽書文字押署也○沙溪 按面簽未詳丘儀名紙幼少於尊長用之用白紙一半幅楷書其上曰侍生姓某拜名帖適以下用之用箋紙一小尺書其上曰某拜所謂面簽或如此否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狀

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 備要 無子姪以族人名代荅

具位姓某具位如以子姪發書則稱杖朞孫孝子自荅人慰疏可見

某物若干

右伏蒙尊慈備要平交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云仁私大官云薨沒特賜備要平交賜為貶專儀禮奠隨事下誠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餘并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二字備要平交云謹奉狀陳謝皮封同座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貶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吊祭文式儀節補維年號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朔越若干日干支忝親某官姓某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高饗○備要無越若干

三字

門狀式備要補某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屏平交官伏聽處分晉交去此四字祇慰某位平交云某謹狀年號日月某位姓某狀

榜子式備要補某官姓某慰

慰人父母亡疏

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止云頓首平交但云頓首言類語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朱子曰瞻仰字云之無害但拜字承用已久若遽

除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是開白之義
法帖中有頻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矣不意
凶變亡者官尊即云郡國某幸後皆倣此先某位
無官即云先府君有契即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
○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備要今改夫○承
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并同○語類問
稱朱子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又問吊人妾母
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
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小母南軒亦然
援爾雅亦有小姑之文玉峯想是本此奄棄榮養
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薨逝母封至夫
人者亦云薨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訃
驚惶不能已已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遠也)惟

孝心純至思慕彌絶何可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
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奠即云遽經襄奉左傳云
襄事註云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痛奈
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
氣力何如平交云何似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
唯冀強加行食彌餐與饘同厚已奠則云蔬食俯從
禮制某役事所縻在官則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
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未由奉慰悲係(係
連絡增深謹奉疏平交云不宣謹狀備要卑幼云
去此四字不備謹疏平交云狀伏惟鑑察平交以下
不悉不具

一○【類纂】上宰相恩官及父母師長前用不備官屬平交用不宣以尊達平用不具不悉不一日月【備要】有【退溪】曰猶姓某疏上平交年謁云狀某官大孝苫前母亡即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苫

【類纂】曰易曰大哉乾元故父亡曰大哉坤元故母亡曰至孝○又曰苫前阮奠則不可用之蓋次苫由設於廬奠之夕廬即除矣封皮疏上某官大孝苫前具位姓某謹封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苫次郡望姓名狀謹封若慰人母亡即云至孝

重封疏上平交云狀某官【備要】大孝苫前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裴儀云裴氏書儀父母亡曰月遠云哀前平交以下云哀次劉儀云劉氏書儀百日內云苫次

百日外服次如尊則稱苫前服前今從劉儀

父母亡答人慰疏

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降等云叩首去言字

【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頭泣血言【檀弓】疏淚必曰聲而出無聲淚出如血之故云泣血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三年之禮也雖於平交降等者亦如此但去言字何則古禮受吊必拜之不問幼賤故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攀踊擗踊五內分崩

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隨時同前
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即云偏罰罪深父先亡則母與
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 恩平交以下去此四字祇
奉几筵苟存視息伏蒙 尊慈 俯賜慰問哀感之
至無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俯垂慰問其為哀感
但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 司馬溫公
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来吊問是無相恤之心
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即刪此四句来
由狀 訴不勝隕絶謹奉疏 降等云狀荒迷不次 翰墨
凡居五服之喪皆稱不次不次者謂哀痛言語無次
序也或吊他人亦言不次者蓋悼亡者故也其或具

慶者不可稱也謹疏 降等云狀月日 備要 有年號 孤子母喪稱哀
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備要
按翰墨全書心喪云申心制或曰心喪居禫服云居
禫祖父母喪云練服妻喪云暮服而具書姓名於其
下即所謂具位姓名疏上 某官 等謹空 擧要 時亮曰空即白
其紙尾以待教之言恭平交以下去此二字
敬之辭也未知孰是 日謹空如左素左地餘白之類親
封皮重封并同前但改具位為孤子 字意也○或云謹空如謹空

未子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温公所稱蓋曰
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大全
曰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
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

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衆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所謂自稱也鄭氏禮經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謂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具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從俗亦可○[退溪]答人書曰有後母生存而遭父喪者前後子孤哀之稱果似互有嫌礙來示所擧只稱孤子者為得之禮於後母生事喪祭一如已母何可以非已生而遽稱哀於其生之日乎前母之存則後母之子不稱哀又何嫌於前母之已乎或入所謂連書則同理不可從也○又答人曰非繼後而為收養父母者所重在已之親不可稱孤哀也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不意凶變子孫不用此句 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祖母曰尊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姑即加尊字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云幾府君有契即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妹○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則但云賢閤○孫即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并同降等則曰賢無官者稱秀才承訃驚怛不能已已妻改怛為愕子孫但云不勝驚怛伏惟恭惟純惟見前 孝心純至哀痛摧裂何可勝任伯

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沉痛何可堪勝○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沉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沉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寒寒温隨時不審尊體何似稍尊云動止何如降等云所履何似伏乞平交以下如前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其人無父母即但云遠誠連書不上平某事後所縻在官如前来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以下如前謹奉狀伏惟鑑察平交如前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日 簡要有年號 具位姓名狀上某位服前平交云服次

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各人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云私家不幸○子姪孫云私門不幸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姑○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曰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喪逝○子姪孫

云遽爾天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妻改摧痛為悲悼○子姪孫改悲悼為悲念伏蒙 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降等如前孟春猶寒寒溫隨時伏惟恭惟緬惟如前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不用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某即曰侍奉無父母即不用此句幸免他苦未由面 訴徒增哽塞哽咽塞也又哽咽悲也謹奉狀上平交云陳謝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 備要有年號日某郡姓名狀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如前封皮重封如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自伯叔父母以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来啓狀止於小簡中言之雖亦可行但裴儀舊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不敢輒刪

擬祖父母父母亡謝人吊賻會葬不行躬謝疏儀

即補 備要用之

某猶頼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則云先妣承重則祖父曰先祖考祖母曰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頼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曰諸賢)既冢下吊(平交以下則曰臨吊)又賜賻奠正有賻則曰賜儀止有奠則曰祭奠)逮其送往又辱罷臨(如不送奠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效世俗具衰絰踵門拜謝奈縈然重服哀疫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此禮亦恐賢人君子之不

忍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瀆高明（平交以下去上字）伏惟尊慈特賜鑑察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此

代謝荒迷不次謹疏月日（備要有年號）孤子（母喪稱哀子俱已稱孤孫哀孫孤哀孫）承重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姓名疏上某位（塵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封

皮重封并同前○ 丘氏曰世俗既奠之後九有親

戚僚友來吊祭賻奠者其哀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若有不行者恆責兼焉謂之不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纍然衰服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淡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為書一通既襄事後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明之來祭奠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然後行之謹録于此以備採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以禮愛人痛革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附錄 稱呼類父本族祖父母公公某官尊前無官封者不必稱婆婆某封尊前或媽媽自稱

孫稱小孫

答稱家祖大父 稱人令祖母伯叔祖父母公公某官尊前自稱姪孫從則稱孫從則稱族孫稱人令伯祖母令叔祖母令叔祖母伯祖母叔祖母答稱伯祖母令叔祖母伯祖母叔祖母答稱伯祖母令府丈俗稱父親母親答稱伯叔父母某官尊前自稱伯同稱族姪稱人令伯父母令叔父母某封尊前或稱姪稱人家伯父母令叔父母某官尊右從兄族兄從兄族兄稱族姪稱人令兄嫂氏自稱人家兄嫂氏

同堂 自稱兄之妻家嫂答稱長兄之妻家嫂自稱人家兄嫂氏

堂兄弟 自稱堂或稱小堂從堂兄弟自稱堂兄弟之妻幾或稱其名

堂姊妹 自稱堂或稱小堂從堂姊妹自稱堂姊妹之夫幾或稱其名

堂侄 自稱堂伯叔父母從堂伯叔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子幾或稱其名

堂侄婦 自稱堂伯叔父母從堂伯叔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妻幾或稱其名

堂侄女 自稱堂伯叔父母從堂伯叔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女幾或稱其名

堂侄壻 自稱堂伯叔父母從堂伯叔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壻幾或稱其名

堂孫 自稱堂伯叔祖父母從堂伯叔祖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孫幾或稱其名

堂孫婦 自稱堂伯叔祖父母從堂伯叔祖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孫婦幾或稱其名

堂孫女 自稱堂伯叔祖父母從堂伯叔祖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孫女幾或稱其名

堂孫壻 自稱堂伯叔祖父母從堂伯叔祖父母自稱堂兄弟之孫壻幾或稱其名

苟幾婦 自稱父母或稱老父老母子之婦或稱幾婦 自稱父母或稱老父老母子之婦或稱幾婦

自稱人 令子婦同 自稱人 令子婦同

即豚犬 令器子舍 賢家婦 答稱 即豚犬 令器子舍 賢家婦 答稱

族子同 令姪 自稱伯 則稱伯 族子同 令姪 自稱伯 則稱伯

族孫同伯公 或伯叔公 苟孫婦 自稱祖翁 族孫同伯公 或伯叔公 苟孫婦 自稱祖翁

令孫婦 幾嫂 令孫婦 幾嫂

令孫女子適人之族 自稱伯祖叔祖 令孫女子適人之族 自稱伯祖叔祖

小孫 稱人 小孫 稱人

子 令孫婦○姑姊妹 蘭玉

姑婆 答稱某封尊祖姑 姑婆 答稱某封尊祖姑

前人 父之姊曰伯姑 答稱 前人 父之姊曰伯姑 答稱

幾姑夫 答稱舍姑夫 幾姑夫 答稱舍姑夫

某官尊前 自稱 某官尊前 自稱

姑之子 內姪 姑之子 內姪

某官則稱 苟幾表 某官則稱 苟幾表

表未兄則稱表兄 苟某官自稱 苟幾表兄 苟某官自稱

表之舅姑 親家太翁 表之舅姑 親家太翁

某封尊右 自稱小 苟則稱 某封尊右 自稱小 苟則稱

家婦 答稱 家婦 答稱

從子 即姪 從子 即姪

伯則稱 伯孫 伯則稱 伯孫

叔則稱 其名 叔則稱 其名

頑子 幾 小兒 賢姪 頑子 幾 小兒 賢姪

從 從

某封或稱賢妹自稱兄女則稱人令妹

令女兄令妹 答稱女兄家姊舍妹姊之夫 苟幾

姊夫某官尊右自稱內 苟妹之夫 苟幾妹夫 墓幾

官自稱內 苟或稱 卷末稱人令姊夫 答稱

夫姊妹之舅姑親家丈親家母亦曰姻家自稱

忝眷姊妹之子 苟幾賢甥某官自稱舅姊之子

則稱叔舅妹之子 則稱伯舅 稱人令甥答稱甥

子亦曰小甥女子 與男子同孫或稱幾姐自稱

父祖父母祖母稱人 令愛令女孫答稱小女小

女孫女之夫 苟幾賢甥某官或稱賢親自稱外

舅姻末稱人令女婿 貴客令東床俗稱令坦答

稱女夫子婿半子女之子幾孫自稱外公稱人

賢甥令甥宅相答稱外孫甥子女之舅姑尊親

家長尊親家母自稱忝眷忝戚稱人令親家幾

丈答稱姻家○母 族母之父母外祖父某官外

祖母某封尊前外公外婆自稱外孫稱人令外

祖父令外祖母答稱外祖父外祖母之兄弟

尊舅某官尊前其妻曰尊妗某封尊前自稱

稱人令舅令妗答稱舅氏或稱家舅令妗氏母之

姊妹幾姨某封尊前俗稱姨媽其夫曰幾姨夫

自稱甥子稱人令姨令姨夫答稱姨氏姨夫母兄弟之子長曰表兄幼曰表弟答稱表兄表弟母姊妹之子同母兄弟之孫表姪從則曰表從姪自稱同上母兄弟之孫表姪從則曰表從姪自稱忝表或稱表末○妻之父族妻之父母外舅某官尊前自稱子婿女婿稱人令外舅答稱令岳母答稱妻父妻母妻之叔丈令外姈俗稱尊伯丈母俗稱尊伯丈尊叔丈伯丈母叔丈母自稱姪婿內外皆可稱門婿稱人感親幾丈答稱妻伯母妻叔母妻之兄弟內舅某官自稱內兄內弟稱人令舅答稱妻兄妻弟妻之姊妹姨自稱妻姊妹之夫姨夫自稱友婿連襟稱人令姨夫令姨夫連袂答稱妻女兄姨夫妻妹妻兄弟姊妹令姨之子表姪自稱姑夫稱人令表姪答稱妻姪

聖朝致力從列平生歷中外皆知今將襄奉欲得名世鴻筆發揮幽潛以授挽者輒敢稽顙求挽詩小劄子某泣血控告伏念某罪逢不孝禍延先考孤天罔地無所赴愬重惟先考受知

百拜奉壙旨以請御丙令台慈特加矜允存沒均受大賜僭易惶恐伏乞台察○又某等不孝忍死先君襄奉舍哀茹苦擬干大手賁爾遑蕭之章倘蒙矜允則存沒均被華衮之榮行實以挽呈台察○答式某伏承貶翰示先丈行實以挽章猥賜垂諭極荷不鄙先丈某官清名偉節照映一世夫豈愚庸所能發揚其萬一耶聊復章課以塞嚴命茲審窀穸已遂吉卜某偶以卧病不能預挽紼之列引領東望殊用悽愴勿勿占報伏乞台察○又某不意變故太宜人奄棄奉養日月如流遽至成服致力襄事承需挽詩顧鄙語不足以祖哀紼下意之勤敢不勉奉

家禮源流卷之十二